

功夫茶考

吳秋山著

葉醒陶



海峽兩岸文化協會出版

功夫茶考

葉聖陶



*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、教育家，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，全国人代第1~5届常委，第6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，民进中央主席等。

南园一角沧浪亭
 近水远山皆有情
 剧爱复廊观内外
 风光艳丽胜丹青
 秋山

南园一角沧浪亭
 近水远山皆有情
 剧爱复廊观内外
 风光艳丽胜丹青
 秋山

春城无处不飞花
吴秋山

春城无处不飞花

吴秋山



1982年作者生活照



1983年



1983年



1981年作者工作照

作者简介

本书作者吴秋山先生（1907-1984）是现代作家、书法家。他出生于福建诏安的一个书香世家。其父吴梦丹，叔父吴梦沂都是清代贡元，学识渊博，均有诗文行世。吴秋山先生自幼耳濡目染，受到良好的熏陶。他资质聪慧，四岁就入私塾，九岁能作韵语，著诗文，16岁中学毕业后，入厦门集美高师深造，19岁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，与章方叙（靳以）等为同学。是时，他投身新文学运动，写了不少散文、诗歌，在上海报刊发表，并出版散文集《茶墅小品》与新诗集《秋山草》等。其时，他与郭沫若、郁达夫等时常来往，尤其与郁达夫结成莫逆之交。他的散文具有清新隽永的独特风格，常常引经据典，左右逢源，信手拈来，便成妙谛。正如作家谢六逸在《茶墅小品》序文中写道：“秋山的小品文，静雅冲淡如其为人，对平凡的事物，观察得很精细。……他的文笔，近于‘风流’一类，读了令人俗气全消，如看雨后的新绿，感觉愉快。”正由于此，《茶墅小品》已成为当代散文中的经典。其中的《荔枝》、《西湖的莼菜》、《小吴轩》与《战后的沪北》诸篇，曾入选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篇》。《蟋蟀》、《谈茶》等篇，还入选《现代散文鉴赏辞典》和《现代同题散文荟萃》等选集。他的新诗，亦构思新颖，譬喻精到，富有艺术魅力。其诗集《秋山草》中的《雪夜》、《轿夫》等篇，也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-1937第十四集·诗集》之中。

吴秋山先生生前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，先后在复旦大学、协和大学、海疆大学和福建第二师院等校任教，擅长古典诗词创作，精通音韵格律之学。他曾将其所著的《白云轩诗词集》，请郁达夫作

序。郁达夫在其序文中称赞其诗词作品，令人“讽诵之余，顿觉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尤以大鹏、雪花等词，与凤凰、牡丹诸诗，为压卷之作。才华横溢，独树一帜。豪情逸兴，挥洒自如。盖其灵感覃思，素养精湛有以致也。”郁达夫在郁序中附了两首诗，作为对吴秋山先生诗词创作的评论。诗云：

- 一，“唱罢鲲鹏唱雪花，关西铁板转红牙。
芬芳藻雅真名士，逸兴豪情两不差。
- 二， 形象思维汇九流，寄情花鸟乐优游。
葩经比兴骚人赋，荟萃成章罕匹俦。”

1995年，由吴秋山先生的儿子吴硕贤、吴硕麟，编选了吴秋山先生生前的诗词作品，凡426首，荟萃成为《松风集》，与其子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硕贤的诗词集《偶吟集》，一并交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并请茅盾先生题写书名。

吴秋山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其书法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这得益于他早年在家乡诏安所受到的良好的书画教育。诏安地处东南海隅，闽粤交界之处，历来文风鼎盛，出了不少著名的书画家。如谢琯樵、沈瑶池、林壬、马兆麟等人。吴秋山从小临遍颜、柳、欧、苏诸家碑帖，用心浏览，仔细研磨，勤学苦练，锲而不舍，其隶、楷、行、草样样精通。他每每在诗词曲赋写成之时，就喜将之写成书法条幅，严加品评，揣摩提高。他的书法与诗齐名。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国内，港澳台和东南亚、日本一带，被不少书画爱好者所收藏。

吴秋山先生兴趣广泛，除了文学创作和书法外，他还喜爱弹琴、饮茶和收藏。从此次出版的他的遗作《功夫茶考》，可以见证他对于功夫茶的喜好和研究之深。

前 言

哲人仙遊，遺留手稿寶鑑《功夫茶考》一輯，幾經輾轉終為乘杉兄所獲，奉讀再三，愛不釋手，遽策劃出版藉與世人共享，學泡功夫茶之技巧，享品茗之樂趣。

《功夫茶考》一書作者已故吳秋山教授(1907~1984)，福建省漳州市籍，出生於書香世家，生長於茶鄉故梓。幼年入學私塾，16歲中學畢業後，入廈門集美高師深造，19歲又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，先後在復旦大學、協和大學、海疆大學和福建第二師院任教古典文學與研究。

自幼書香的熏陶、耳濡目染，經初、中、高等學府的長年孕育，一生執教的磨煉，茶水的泡浸。使他有著精湛的文學修養，對茶有著深入的研究，一生中寫出無數品茗的詩文、典範的文學作品。作品曾入選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統篇》、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、《現代散文鑒賞辭典》和《現代同題散文薈萃》等選集。

吳秋山教授一生與文壇泰斗葉聖陶、郭沫若、郁達夫、茅盾等交往甚密，結成莫逆，他們之間常有書信往來及文章交流，使之文學更上層樓。

吳秋山教授家梓文風鼎盛，他自幼資質聰穎、勤學苦練造就他詩書琴畫，樣樣精通，其書法作品廣泛流傳於國內，港澳台和東南亞、日本一帶，被不少書畫愛好者所收藏。

本書主要刊載《功夫茶考》，也摘錄已故大師生前一些茶詩、散文、名人書文等。本書的出版獲漳州市圖書館館長張大偉先生，古董收藏家、鑒賞家云軒館主陳兆實先生，吳教授的兩位公子吳碩賢、碩麟先生均提供不少資料。謹此致謝。

戴建評

目 录

题签：功夫茶考——叶圣陶

作者墨宝

作者肖像

作者简介

目 录

前 言

一，功夫茶考·····	1
二，品茗散文	
谈茶·····	57
稻香村·····	62
春晨·····	63
三，品茗诗词·····	66
四，歌颂家国诗词·····	69
五，缅怀师友诗词·····	74
六，名士诗词瀚墨·····	81
七，亲友感言	
故园情思·····	83
缅怀·····	86
半野轩·····	89
善饮者知茶之功力·····	93
忆吴秋山教授·····	95

一，功夫茶考

〈一〉

唐代陆羽《茶经》云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，齐有晏婴，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，吴有韦曜，晋有刘琨、张载远、祖纳、谢安、左思之徒，皆饮焉。滂时浸俗，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，以为比屋之饮。……”可见我国人饮茶，

有着悠久的历史；到了唐代，饮茶之风更盛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也说：“陆羽嗜茶，著经三篇，言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尤备，天下益知饮茶矣。”不过历代饮茶的方式方法，有所不同。据明文震亨《长物志：



元·点茶图

品茶》云：“古人论茶事者无虑数十家，若鸿渐（唐陆羽字）之经（指《茶经》），君谟（宋蔡襄字）之录（指《茶录》）可谓尽善，然其时法用熟碾，为丸、为挺，故所称有龙凤团、小龙团、密云龙、瑞云翔龙。至宣和间，始以茶色白者为贵。漕臣郑可查始创为银丝冰芽，以茶剔叶取心，清泉渍之，去龙脑诸香，惟新跨小龙蜿蜒其上，称龙团胜雪。

当时以为不更法。而吾朝所尚，又不同。其烹试之法，亦与前人异。然简便异常，天趣悉备。可谓尽茶之真味矣。至于洗茶、候汤、择器，皆各有法，宁特侈言乌府（即炭笼）、云屯（即水瓮）、苦节（竹炉）、建城（即箬笼）等目而已哉！”梁茵林《归田琐记：品泉》也云：“唐宋以还，多讲求茗饮，一切汤火之候，瓶盏之细，无不考索周详，著之为书。然所谓龙团凤饼，皆须碾碎，方可入饮，非惟烦碎弗便，即茶之真味，恐亦无存。其直取茗芽，投以瀹水即饮者，不知始自何时？沈德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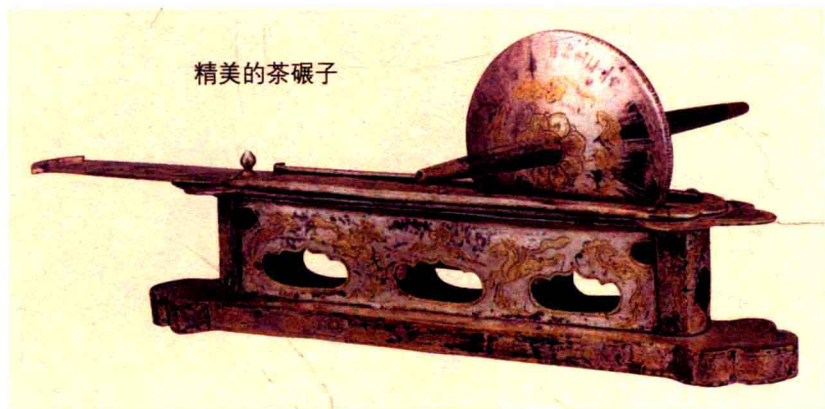


武夷茶园依山岩伴绿水

《野获编》云：‘国初，四方供茶，以建宁、阳羨为上。时犹存宋制，所进者俱碾而揉之，为大小龙团。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，上以重劳民力，罢造龙团，惟采茶芽以进。其品有四：曰采春，曰先春，曰次春，曰紫笋。置茶户五百，充其徭役。’乃知今法实自明祖创之，真可令陆鸿渐、蔡君谟

心服。忆余尝再游武夷，在各山顶寺观中取上品

者，以岩中瀑水烹之，其芳甘百倍于常时，固由茶佳，亦由泉胜也。”这都说明自唐宋以后，人们对于茶事的讲究日益精工。到了明代，一反过去把茶叶碾碎，或杂以其它香料的办法，以保持茶叶原有的形色香味。这确是一大进步。田艺蘅说得好，他在《煮泉小品》里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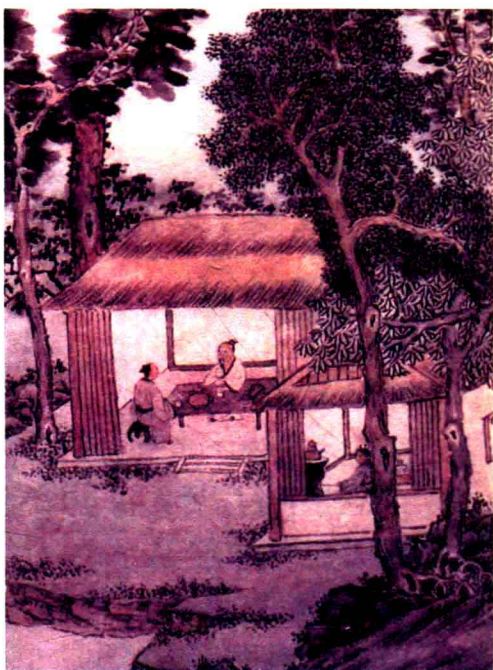


唐·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

“茶之团者片者，皆出于碾砢之末，既损真味，复加油垢，即非佳品，总不若今之芽茶也，盖天真者自胜耳。”又云：“人有以梅花、菊花、茉莉花荐茶者，虽风韵可赏，亦损茶味，如有佳茶，亦无事此。”诚然，吃茶贵其自然，应从茶叶本身领略其真味，如果碾末麝香，重新泡制，那就失去品茶的原意了。由此可知明人饮茶，懂得此中三昧，真可说是后来居上。周高起《阳羨茗壶系》也云：“故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，此已远过古人，近百年中，壶黜银锡及闽豫瓷，而尚

宜兴陶，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。”明人饮茶，不仅善于取用真茶，而且泡法和茶具也都有了改进。据周氏所云，他们改用宜兴陶壶，是“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，能发真茶之色香味。”《长物志》也云：“壶以砂者为上，盖既不夺香，又无熟汤气。”这也是明人品茶的精妙处，较诸唐宋时惯用银锡及瓷器，尤胜一筹耳。

明人品茶，素负盛名的，当推歙人闵汶水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里有一篇《闵老子茶》云：“周墨农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。戊寅九月至留都，抵岸，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。日晡，汶水他出，迟其归，乃婆娑一老。方叙话，遽起曰：‘杖忘某所。’又去。余曰：‘今日岂可空去。’迟之又久，汶水返，更定矣，睨余曰：‘客尚在耶？客在奚为者？’余曰：‘慕汶老久，今日不畅饮汶老茶，决不去！’汶水喜，自起当垆，茶旋煮，速如风雨。导至一室，明窗净几，荆溪壶、成宣窑瓷瓿十余



明·文征明《品茗图》

所。’又去。余曰：‘今日岂可空去。’迟之又久，汶水返，更定矣，睨余曰：‘客尚在耶？客在奚为者？’余曰：‘慕汶老久，今日不畅饮汶老茶，决不去！’汶水喜，自起当垆，茶旋煮，速如风雨。导至一室，明窗净几，荆溪壶、成宣窑瓷瓿十余

种皆精絕，灯下视茶色，与瓷瓿无别而香气逼人，余叫絕。余问汶水曰：‘此茶何产？’汶水曰：‘閩苑茶也。’余再啜之，曰：‘莫给我！是閩苑制法而味不似。’汶水匿笑曰：‘客知是何产？’余再啜之，曰：‘何其似罗芥甚也！’汶水吐舌曰：‘奇！奇！’余问：‘水何水？’曰：‘惠泉。’余又曰：‘莫给我！惠泉走千里，水劳而圭角不动，何也？’



明·文征明《惠山茶会图》

汶水曰：‘不敢复隐。其取惠水，必淘井，静夜候新泉至，旋汲之，山石磊磊藉瓮底，舟非风则勿行，故水不生磊，即寻常惠水，犹逊一头地，况他水耶！’又吐舌曰：‘奇！奇！’言未毕，汶水去。少顷，持一壶满斟余曰：‘客啜此。’余曰：‘香扑烈，味甚浑厚，此春茶耶？向淪者的是秋采。’汶水笑曰：‘予年七十，精赏鉴者无客比。’遂定交。”

这篇文章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作者和閩老子品茶的功夫。可见明人品茶，比较前人更加精致。但据《閩小记》所载，品茶功夫精益求精的，还要推到閩人薛老。作者记云：“歙人閩汶水，居桃

叶渡上。予往品茶其家，见其水火皆自任，以小酒盏酌客，颇极烹饮态。正如德山担青龙钞，高自矜许而已，不足异也。秣陵好事者，尝谓闽无茶，谓闽客得闽茶，咸制为罗囊，佩而嗅之，以代旃檀。实则闽不重汶水也。闽客游秣陵者，宋比玉、洪仲章辈，类依附吴儿，强作解事，贱家鸡而贵野鹜，宜为其所诮欤！三山薛老，亦诋訾汶水也。薛尝言：‘汶水假他味逼作兰香，究使茶之真味尽矣。’汶水而在，闻此亦当色沮。薛赏住劣窟，自为剪焙，遂欲驾汶水上。余谓茶难以香名，况以兰香定茶，乃咫尺见也。颇以薛老论为善。”

这一段话说明了闽人薛老比诸闽汶水品茶更有功夫。他诋訾汶水假他味逼作兰香，而自剪焙，纯取真茶，遂驾汶水之上。按闽汶水用荆溪壶、成宣窑瓷瓯烹茶酌客，相当讲究，实可说是吃功夫茶的滥觞。而三山薛老品茶用具虽没有详细记载，想也跟汶水同样，精于赏鉴。由此可见“功夫茶”创始于明代，祇是当时文献还没有专题论及罢了。



元·赵原《陆羽烹茶图》

各型茶壶



明·龚春款
园囊壶



明·供春小壶



明·时大彬
白泥瓜稜壶



明·时大彬
僧帽壶



明·陈信卿
梨皮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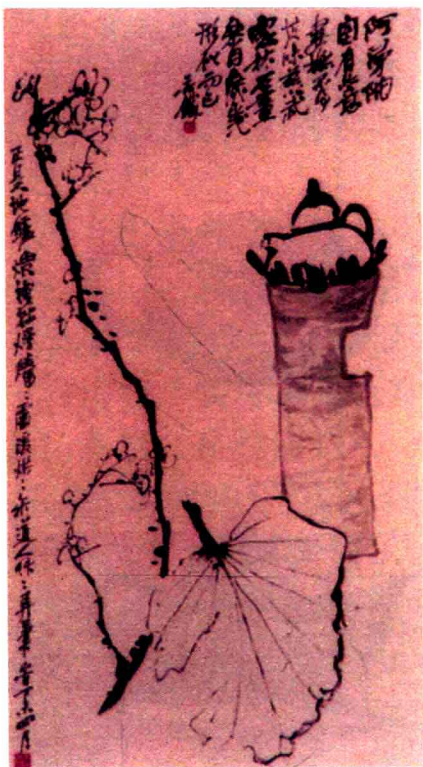


明·时大彬
葵花壶

〈二〉

功夫茶的专题，在清代文献中，间散见不鲜。大概它肇始于明，盛行于清代。这期间，想必经过一段酝酿的时间，才逐渐形成一种风尚吧。所谓“功夫茶”，顾名思义，盖极言其讲究，而有别于普通一般之饮法，甚至于“牛饮”也。据《清稗类钞：功夫茶》云：

“闽中盛行功夫茶，粤东亦有之；盖闽之汀、漳、泉，粤之潮，凡四府也。烹治之法，本诸陆羽《茶经》，而器具更精。炉形如截筒，高约一尺二三寸，以细白泥为之。壶出宜兴者为最佳，圆体扁腹，努嘴曲柄，大者可受半升许。所用杯盘，多为花瓷，内外写山水人物，极工致，类非近代物。炉及壶盘各一，惟杯之数，则视客之多寡。杯小而盘如满月。



近代·吴昌硕煮茗图

有以长方磁盘置一壶四杯者。且有壶小如拳，杯小如胡桃者。此外尚有瓦铛、棕垫、纸扇、竹夹，